

晚清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

——兼论吴趼人《恨海》中的心理描写

樊胜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吴趼人通过对小说主人公棣华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描写,向读者详尽展现了她坠入情天恨海的情感变化的全过程。《恨海》中心理描写开始较大规模地介入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以前无人涉及的世界。吴趼人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较早认识并推动心理描写地位的上升,不仅使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获得一股强劲的推动力,而且也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人性开辟一大源泉。《恨海》开启了中国近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先声。

关键词:晚清小说;吴趼人;《恨海》;心理描写;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1-0084-05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趼人的小说《恨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共十回,标“写情小说”,署“南海吴趼人撰”^[1]。这部小说也是吴氏小说中很少见的未在报纸连载即出单行本的小说。此书一出,立即在评论界引发广泛关注,一时间褒扬四至。新庵赞其“自有写情小说以来,令予读之匪特不能欣欣以喜转为戚戚以悲者,此其第一本矣”。同时又提醒读者注意“其各以早婚为戒,而毋再蹈此覆辙焉”^[2]。寅半生更是指出《恨海》“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允推杰构”^[3]。而根据吴趼人后来的自述,《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出版后,偶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堕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能为其难,窃用自喜”^[4]。可见吴氏对于此书的偏爱。

对《恨海》开始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价的是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在这部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之作中,阿英认为“此书除背景外,实无可取之处”,“不外是旧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相”^[5]。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恨海》因为“没有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任何谴责,对义和团革命运动也没有作出公正的评价,相反却露骨地宣扬了忠孝、贞节等封建道德”^[6]被彻底否定。自80年代开始,对《恨海》的正面评价又开始复苏,认为小说“揭示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和摧残”^[7]。

毛宗刚先生说:“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我们很难再找到一部像《恨海》那样令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作品了。”“小说既体现了作家的主观封建意识,又客观再现了人性渴求伸张的自然要求。评论家对此所作出的不同价值判断,是造成他们意见难以统一,甚至大相径庭的原因”^[8]。诚如先生所言,任何想把《恨海》固定在一个价值体系里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恨海》就是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小说家内心调和的产物,在这里本来无法沟通的人性和社会性在封建道德的沟通下得到“表面的”统一。《恨海》的主题意蕴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所谓非痴非魔的全新的写情小说,只不过是把‘儿女之情’隶属于‘家国之情’而已”^{[9][219]}。近年来对《恨海》主题的研究也多围绕着“情感”、“道德”、“国家”三个层面展

收稿日期:2015-11-20

作者简介:樊胜军(1992-),男,河南三门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

开,可以说《恨海》正是作者期望以“道德救世”的代表作。

本文写作的目的,却不在于继续分析考察《恨海》的道德意义,而是转向一个侧面,即转向对小说叙事模式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研究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的作品中的大篇幅心理描写,试图分析其心理描写是如何介入叙事、表现人物、推进情节的,以及《恨海》是否预示着中国近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先声。

二

《恨海》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京官陈戟临一家和他的亲戚王乐天一家、同乡张鹤亭一家同住在一座宅院中。陈戟临有两个儿子,大儿伯和,小儿仲蒿。王乐天和张鹤亭各有一个女儿,一个叫做娟娟,一个叫做棣华。庚子国变中,陈伯和陪同他未曾拜堂的妻子张棣华和岳母白氏一同南下上海避难(张鹤亭此时在上海),陈仲蒿则执意在京陪着父母。王乐天一家则已经回到苏州原籍。伯和与张氏母女一路行来谨守名分,体贴细致,相敬如宾。不料半路事变陡生,伯和与张氏母女被人群冲散,一时间找寻不得。当伯和、棣华两人在上海再见时,伯和已成为毒瘾入骨、百病缠身的流浪汉。原来,与张氏母女失散后,伯和意外得到一笔财物。甫抵上海就结交狐党辛述魂,在辛述魂蛊惑下大吃特嫖,不仅耗尽身体,就连财物也被妓家席卷而去。矢志不二的棣华把伯和接回家中,曲尽为妻之道,劝丈夫改过,无奈伯和积习难改,终至病死,棣华削发为尼,誓全守节之礼。而陈仲蒿在父母家人被义和团杀害之后,先到陕西投奔父亲故人,后来辗转也到了上海,却意外发现未婚妻娟娟做了妓女。万念俱灰之际,仲蒿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这样的故事乍一听充满了道德意味,哪里有“情味”?林纾说“吾侪为小说,不能不写情欲,却不可专写情欲”,最好就是“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9]218}。《恨海》不正是在国变的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吗?同时,吴趼人在小说的眉批中说:“一部书中,伯和浪荡,娟娟卖淫,岂无可写之处?观其只用虚写,不着一字而文自明,作者非不能实写之,不欲以此等猥屑污其笔墨也。其视专摹写猥褻之小说,相去为何如也?”^{[1]78}可见,他是决心以这样一部真正的“写情小说”去反击那些狎邪小说,为“情”正名。虽然有这样的道德考虑,似乎“正襟危坐”不可接近,然而在伯和、棣华南下逃难的过程中,吴氏对棣华的描写却有了很多真情的味道,在这里吴趼人似乎有些接近他所说的“痴”道了。

小说描绘棣华心路历程的起伏变化,主要是通过内心独白和梦境两种方式来实现的。逃难之初,棣华与伯和因碍于未婚之礼,不能同居一室,伯和夜间在客堂打盹,结果不慎受凉生病。棣华一腔爱怜之情涌上心头: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白氏惊醒,问是甚么事,棣华低头不语。“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1]10}。真真是细腻如画,传神笔墨。第二天清晨棣华为伯和盖被一段,棣华“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与晚间之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第3回至第5回情节很少发展,吴趼人集中笔墨写棣华的万千思绪。棣华把失散责任归咎于自己恪守礼教所致,做无数次的内心自谴。“这都是我自己不好,处处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说话”,“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1]23}。这种自谴贯穿始终,直到最后伯和吸食鸦片,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时,棣华依然在内心认为这都是她当初的不是,才使伯和落得这个下场。真是一个仁义女子!失散之后,由于思恋伯和至极,她连做两梦。第一梦:

(棣华)正欲朦胧睡去,只见五姐儿来说道:“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到了!”棣华听说,连忙起来问:“在哪里?”……果然见伯和跨了一辆车沿,笑容可掬的过来……叫了两声,伯和却只听不见……棣华不觉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说话,因此恼了我了。”^{[1]34}

在这里,由于棣华对伯和怀有浓浓的内疚之情,因此她为伯和对对自己漠然不理感到“十分悲苦”,处处先想着是自己的不是。第二梦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自己对未来的痴想。

是夜,棣华用了伯和被褥,不觉情极成痴,默念:“虽未成礼,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想到得意之处,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1]39}

这可能是棣华“一生中最快慰的一个夜晚”^{[10]242}。在这里,本来分离凄苦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丝甜蜜的味道,分明展现的是棣华那颗情窦初开的少女之心。这样的描写,被时人评为“从来小说家所无”^[3]。

待到回到上海,听道父亲说伯和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棣华“如冷水浇背,如天雷轰顶,如万箭攒心”^{[10]64},却依旧为伯和在辩白。“总是结交非人所致”,甚至还怜惜他“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而善良的棣华却把伯和遭遇的一切依旧归因于自己。

通过这些对棣华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吴趼人向读者详尽展现了棣华坠入情天恨海的情感变化的全过程。

三

陈平原说,晚清小说心理描写“最有名的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和吴趼人的《恨海》”^{[11]115},加拿大学者迈克尔·伊根认为“《恨海》关心人物超过了关心事件”,“它的情节依赖动态的和心理上的人物塑造超过了依赖行动”,甚至可以被看做“中国心理小说的开端”^{[12]253}。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性格多依靠行动展现,多使用纯粹的白描及细节描写的手法,讲究史传式的意在言外的春秋笔法。传统小说很少通过明白无疑的内心叙事将所谓的真实无遮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传统拟书场式结构中模仿说书人口吻的叙述人通常不会也不能进入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定着一位有血有肉的说书人的形象,读者可以认可他对于将要发生的故事情节的无所不知,因为他是讲故事的人,必然要知晓故事,但却会向他对人物内心的过度探索提出疑问,传统行为标准之一就是不做诛心之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秋水》)。中国人认为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揣测是徒劳的,必然会发生偏差的,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真实。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广泛被运用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代表之作中,但是也会有例外。比如鲁智深在拳打镇关西时,“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13]。许多类似的心理描写是简单的,偶尔零星出现的,而且它们缺乏层次感,并不能有效展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内心世界,更不能展现情绪的发展、变化乃至逆转,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小说的心理描写与其说是刻画性格、描摹人物,不如说是为了预先叙写人物行动,是依附于情节的。

当然,如果单从叙事模式和表现方式上将《恨海》和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恨海》延续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那种“双生双旦”的模式,与才子佳人典型之作《平山冷燕》《飞花咏》颇有相似之处。然而细勘之下会发现,二者虽同是言情小说,但是故事内容、文字技巧、作品风格乃至思想内涵其实都大不相同,更不用说《红楼梦》《泪珠缘》等众美环绕、莺燕缤纷的言情小说了。一则《恨海》中的“双生双旦”并不分明,仲藹和娟娟只是作为伯和与棣华的陪衬,只在开头和结尾提了一下;二则《恨海》中的人物并非才子佳人,就是凡夫俗子;三则《恨海》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庚子国变之时,为读者所熟悉甚至亲身经历;四则《恨海》言情很有节制,语言上冷静质朴,思想上如吴趼人所说“全书虽是写情,尤未脱道德范围”。“故事背景现实化,主角身份平凡化,言情风格质朴化,以及人物数量减少,情节主线集中”^[14],是《恨海》不同于以往言情小说的最主要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恨海》中心理描写开始较大规模地介入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以前无人涉及的世界。作家让棣华做内心独白时,将她一瞬间的感受和情绪得以铺展,在这个时候情节几乎是不发展的,故事的推进节奏被有效地控制。这些独白式的话语充满了情绪的张力,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情调。更重要的是,从叙事权力的分配角度而言,这种以内心叙事取代情节叙述的格局,从根本上对传统叙述人发起了“攻击”。吴趼人小说中的叙述人虽依然掌握了故事的行进、人物的命运,但在更多情况下他是进入了人物内心,由其自我叙事言情。吴趼人借此分解了叙述人的权力,使人物获得了自我言说的能力。

基于上面的分析,由于《恨海》具有一个单一的情节结构,而且焦点集中的人物寥寥无几,所以这部

小说“着重突出了某种狭窄的人物塑造方式”^[12],反映到人物棣华身上,就是主要通过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反而将故事情节淡化了。当然从整个故事架构来看,“《恨海》还是以—个衰艳的爱情故事为主要框架,而不是以人物思绪”^{[11]116},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恨海》已经开始实现局部的突破。

四

前面我们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几乎没有产生以心理描写或者说内心叙事为主要叙述方式的小说。《恨海》当然也远未如五四时期的郁达夫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那样拥有很成熟的心理描写,但是毫无疑问在《恨海》中,心理描写的地位较之前得到很大提升。这里的“地位”,—是指心理描写所占的篇幅;二是指心理描写在小说中所发挥的作用。

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恨海》的心理描写是受到了西方小说的直接影响,但是可以从下面的资料中得到—些认识。

在《小说丛话》中,吴趼人曾经谈到自己攻读中外小说的情况:

吾尝自谓平生最好读小说,然自束发至今,二十年来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切计之,亦不过二百余种,近时新译新着小说,亦百余种。外国小说,吾祇通英法二国之文,他国未及知也。统计自购及与友人交换者,所见亦不过各三百余种。所读美国小说,亦不下二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诸杂志日报中者,亦数百种。盖都—千有余种耳。……吾友徐子敬吾,尝遍读近时新着新译各小说,每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吾友吕庐子,阅中外小说甚伙,亦谓外国小说,虽极冗长者,往往—个海底翻身,不至终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国从—无此等章法,虽有疑团,数回之后,亦必叙明其故,而使数回以后,另起波澜云云。^[15]

这样的小说阅读数字,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观的。可以想见,当时翻译极盛的小仲马、雨果、哈葛德等人的小说吴趼人应该都是接触过的,而小仲马的《茶花女》更是首先被介绍到了中国。吴趼人在写作“写情小说”时,很有可能受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而西方小说的很多叙事技巧也被运用到《恨海》之中,例如在写棣华的第一梦时,作家熟练地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而从作品本身而言,《恨海》作为吴趼人“言情之正”的小说,通过内心叙事的方式使读者最大真实地接近了人物,从吴趼人的写作目的而言,这样也许更能起到教育民众,“恢复我固有之旧道德”的目的。

五

袁进曾指出晚清小说的—个很有趣的现象:“晚清作家,大致说来,他们的‘狭邪小说’或‘写情小说’,描写人物的功夫及艺术感染力大都高于他们创作的谴责小说”^[16]。说“写情小说”,大概指的就是吴趼人了。在吴趼人的诸多作品中,最为人所推重的正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恨海》,而吴趼人自己又对《恨海》情有独钟。作家都比较喜欢自己—气呵成的作品,这是通论。

《恨海》心理描写的加强表明吴趼人小说对人性的认识已有所深化。“注重心理描写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更重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走向——承认个体存在性的价值走向”^{[10]243}。作品中心理活动描写的加强,其实伴随的是对人之认识的深化。吴趼人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较早认识并推动心理描写地位的上升,不仅使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获得—股强劲的推动力,而且也丰富了文学中人性的刻画。

不过,《恨海》在吴趼人的作品中又称得上是“孤本”了,因为他随后的言情小说《劫余灰》和《情变》已经不复有成体系的心理描写,情节变化依旧成为小说的中心。因此可以说,吴趼人并没有有意识去改变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恨海》只能说是他别具匠心的产物。吴趼人也许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恨海》的成功,言情小说在经历—段时间的衰败之后重新为时人所重,但却走向了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痴”道和

“魔”道,并且愈演愈烈。在他身后,“鸳鸯蝴蝶派”小说兴起,徐枕亚、包天笑等人成为小说界的巨子,《玉梨魂》等文言言情小说成为主流,小说中的“主人翁虽然生活在新时代、新社会,上新式学堂,却往往具有旧时代的诗词才华,于是联章属句,吟唱相和,远远与《红楼梦》、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情方式相应”^[14],彻底走向了《恨海》的反面。此后的20年间,五四一代小说家接受西方小说的范围和程度愈加深广,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深恶痛绝也使他们更愿意去“突出小说的‘意旨’和‘情调’,而故意贬低‘情节’的作用”^[119],在这一代小说家手中彻底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吴趸人.吴趸人全集:第五卷[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 [2]新 庵.恨海[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74-175.
- [3]寅半生.小说闲评[J].游戏世界,1906(5):87.
- [4]吴趸人.杂说[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58-259.
- [5]阿 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78-179.
- [6]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45.
- [7]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86.
- [8]毛宗刚.论吴趸人的文学写情意识——兼析写情小说《恨海》[J].明清小说研究,1988(4):234-243.
- [9]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0]王国伟.吴趸人小说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1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2]迈克尔·伊根.论《恨海》中的人物塑造[M]//吴趸人.吴趸人全集:第十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 [13]施耐庵.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27.
- [14]黄锦珠.论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质变与发展——以《泪珠缘》、《恨海》、《玉梨魂》为代表[J].明清小说研究,2002(1):208-219.
- [15]阿 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6]袁 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New Change in the Mode of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in *Hated the Sea*

Fan Shengj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Wu Jianren,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psychological activity nuanced depiction of detail to the reader to show her fall in love-hate emotions of the sea process.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Hated the Sea* began a large-scale intervention narrative expands the narrative space, to show the reader a world in which no one before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ist of early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th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rise of not only for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b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but also to enrich the modern human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pened up a major source. *Hated the Sea* opened the prelude of the narrative model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Jianren; *Hated the Sea*;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the narrative mode

(责任编辑 王 作)